

英国殖民统治前的马来亚印度人

罗圣荣 汪爱平*

Indians in Malaya before British Colonial Rule

Luo Shengrong & Wang Aiping

[Abstract] Indian is the Malaya's third big nationality who had arrived in Malaysia in B.C. Hereafter there were continuously Indians from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to Malaysia. Old as it was, before the English colony came to rule Malaysia, Malaya's Indian were not seen so often, but still the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alaysian history.

马来亚同印度的接触,大概可以回溯至公元前的几个世纪,虽然还不能完全证实,但几乎已是定论^①。从地理位置来看,马来亚与印度正好扼守孟加拉湾的两端,遥相直望。对季风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使隔海相望的马来亚和印度之间通过海路建立联系成为可能。双边贸易、人员往来、文化的交流随之展开。对于马来亚印度人的研究,国内外一般多限于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很少关注英国殖民统治前的马来亚印度人情况。从历史上看,早期的马来亚印度人在马来亚的活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对马来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些时候,东南亚被誉为财富充盈之地,马来亚则被冠以“黄金半岛”^②之美称。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因其盛产胡椒和其他热带雨林产品而享誉世界,起初是芬芳类木材,其后便是上等名贵的香料^③。尽管如此,它们的富庶,直到公元初的几个世纪才被发觉。此后的1000多年里,印度大陆就不断有一批批信仰印度教^④和佛教的商人及僧侣等穿越孟加拉湾,来到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宝地”。首批印度船只到达东南亚的确切时间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很多人相信

这是在公元前最后的两个世纪中的某一时期。“孔雀王朝时期,印度黄金的供应来自西伯利亚,即来自中

※罗圣荣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汪爱平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 Nilakanta Sastri, *The beginning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n and China*.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Calcutta) pp.380-387. 关于这个观点,学术界普遍持认同的态度,如理查德·温斯泰德在其《马来亚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5页)中以及霍尔的《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页)中都提及这个问题。

② 黄金半岛(Golden Khersonese),公元2世纪中期,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中提到在印度以东有一个名为黄金半岛的地方,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史籍中记载的“金邻”。《太平御览》卷790引三国时吴国人朱应所写《扶南异物志》说:“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唐代史学家杜佑在其《通典》中说“扶南”附近有“金邻湾”(转自(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王士录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但该地究竟是指何处尚无定论,但学者多倾向于认为黄金半岛即指“马来半岛”。如保罗·惠特利所著的《黄金半岛》(吉隆坡版,1961年)的第七章专门讨论了黄金半岛,从前认为这是指下缅甸,但经过考证应该是指马来半岛(参见(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第35页)。

③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王士录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第150页。

④ 印度教的前身为婆罗门教,公元8世纪,经过改革的婆罗门教成为新婆罗门教,即今天的“印度教”。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都称之为“印度教”。

亚以北地区,而在孔雀王朝势力衰落后,大草原上游牧部落的兴起切断了印度人与黄金来源地之间的联系,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地方。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此之后,为了寻找“黄金地”,印度商人开始乘船驶入东南亚水域”^①。

印度人为当地人带来了历法、书法、法律以及法理的见解,也输入了王权概念,马来半岛兴起了一些基于印度教或佛教理念的城邦之国。早期诞生的城邦之国如狼牙修、羯荼、赤土、丹丹、盘盘等便是印度化了的国家^②。早期的印度人在马来亚宫廷中影响巨大。他们通晓梵文宗教经典、法律文书和其他文学作品,被聘为祭师、大臣、教师和国王的顾问。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马来亚的那些王权特别依赖于这些人,他们是当地王权中文化以及管理才能和经验的主要来源^③。从公元前至13世纪,透过婚姻和文化的交融,当地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几乎都深深烙上了印度文化的印记,见证了马来亚的印度化过程。梵语被尊崇为神圣的语言,并作为传播文学的媒介,古印地语对马来语的影响亦很广泛,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马来语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梵文和古印地语借词(见附表1、2)^④。古印度的经典神话传说如《吠陀经》、《往世书》、《梵书》、《印度史诗》等在马来亚流传甚广。在理查德·温斯泰德的《The Malays a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对早期印度文化对马来文化的巨大影响作了详细的描述^⑤。马来亚贵族和统治者都系印度人或者印度化了的本地首领^⑥。尽管后来马六甲王国改宗伊斯兰教,但早期的印度人移民及其文化对马来亚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

马六甲王国的兴起,结束了马来半岛南部分散的局面。马六甲王国何以皈依伊斯兰教,这个历史缘由众说纷纭^⑦。不管马六甲苏丹出于何种目的,伊斯兰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而一次来自穆斯林泰米尔人的宫廷政变,把印度教永远摧毁而产生了马六甲苏丹国^⑧,马来统治者遂开始了“自上而下”^⑨的宗教改革,此举促成了伊斯兰教在马来半岛一统天下的基础。在此形势下,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徒的影响在马六甲王国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同样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从那时起他们开始登上这里的政治、经济舞台,成为马来亚的主导因素。那时

穿梭在马六甲海峡以及在孟加拉湾里的印度商船,穆斯林的货物运载量已远远超过印度教徒的货物运载量。同时代的欧洲人对东南亚商业的记载,主要提及的是印度穆斯林商人以及他们的商船^⑩。

早期的伊斯兰教是富有扩张性的宗教,它在商业城市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由于伊斯兰教中并不存在专门的教士阶层,穿越孟加拉湾来到马来亚传播伊斯兰文明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商队的成员,那些在

①③(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王士录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第237页。

②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④(马来西亚)周泽南:《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之研究——单语政策与弱势语族诉求之冲突》,中国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46页。

⑤参见Richard Winstedt,《The Malays: A Cultural Story》,Singapore: G. Brash, 1981. Revised Edition, p.18~33, 63~90, 139~152.

⑥Sandhu, Kernial Singh,《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 1969, p.22.

⑦多数学者认为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是出于商业发展的需要。马六甲海峡素来是东西方重要的交通要道,而当时正值中世纪后期,穆斯林商人特别活跃。由于商贸是马六甲王国兴盛的基础,为了吸引西亚和印度的商人(当时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马六甲王国皈依伊斯兰教似乎势在必行(参见马六甲王国“田瘦谷薄,人少耕种”,单靠农业很难繁荣起来。(明)马欢著:《瀛涯胜览》。转自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六甲苏丹是为了脱离暹罗及满者伯夷两大佛教强邻的威胁,必须寻求经济上是自给自足及军事上的外援,故以联络中东穆斯林国家和远东中国两大势力来抗衡。见蔡源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化的历史根源》,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

⑧参见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82页。关于东南亚的伊斯兰化的过程与马六甲苏丹王国产生的外部条件及其发展过程,至今尚无比较权威的定论。但学者们普遍接受的是,在马六甲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兴起、在这个地区作为首屈一指的马来人港口城市,以及在东方的土地上传播一种新的信仰(即伊斯兰教)方面,印度人及其同胞(系指穆斯林)无疑扮演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支配性角色。参见Sandhu, Kernial Singh,《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 1969, p.25.

⑨蔡源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化的历史根源》,http://www.islambook.net/.

⑩Sandhu, Kernial Singh,《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 1969, p.26.

穆斯林法律保护下的穆斯林商人实际上是伊斯兰教早期阶段的最明显的传播者^①。就此而言,印度穆斯林与那些早期就到马来亚的印度教、佛教的先驱相比,明显的不同在于穆斯林商人身兼双重身份,即除了是商人还是伊斯兰教精神的传播者^②。

那些长期致力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商贸往来的印度穆斯林商人,他们的到来正是马来统治者所渴求的,因为他们想藉此来确保在他们的国度里商贸的繁荣能够长期延续下去。共同的宗教信仰,或许成为印度穆斯林商人在马来亚得心应手的关键,为此颇能博得马来苏丹们的赏识和信任。由于在王宫里受宠,印度穆斯林商人可以随意往来于马来人的上层社会。但早期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马来亚与外界的联系,却很少超越王宫和港口以外的范围^③。而在马六甲王国统治时期,很多印度穆斯林商人被吸纳进入马来人的统治集团。与此同时,泰米尔印度教商人与葡萄牙人的合作则损坏了他们与许多马来穆斯林首领的关系,也影响了印度教商人在马来亚商贸的发展^④。此外,马来人、荷兰人在马六甲袭击葡萄牙人的海运,也对一些印度教徒的商船造成损失。

当这一切在马六甲进行之时,穆斯林总体上在群岛地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古吉拉特人及泰米尔人,在15世纪落下帷幕之前,已成为马六甲王宫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⑤,曾经一度操纵了马六甲王宫和大臣的任命。例如,在马六甲,他们成功地任命一位纯粹是泰米尔血统的商人卡西姆(Kasim)作为马六甲的首席大臣^⑥。马来亚的印度穆斯林商人享受这种优越的地位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在霹靂州,皇家商务大臣的位置即由印度商人担任^⑦。他们对马六甲的商业及外交政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如当葡萄牙人以颇具威胁的贸易及政治的竞争对手姿态出现在马六甲水域时,印度穆斯林曾经联合其他穆斯林组成强大的游说战线,试图说服苏丹采取强硬立场来对付葡萄牙人的威胁^⑧。当他们获悉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政治和传教活动以及干涉印度洋的贸易之时,他们建议苏丹拒绝与葡萄牙人接触,并且准备发动圣战^⑨。

三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使辉煌一时的马六甲王国不复存在,马来半岛重新陷入割据争雄的

混乱局面。但马来苏丹、印度人以及其他穆斯林联盟在马六甲试图阻挡葡萄牙人侵略的失败实际上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斯兰教在其他地方的传播。16世纪葡萄牙及17~18世纪荷兰的商业殖民主义虽先后侵入马来半岛,但由于葡萄牙与荷兰殖民者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试图控制印度以东的海上商业帝国,以便夺取印度、印尼群岛以及中国等地经济资源,他们只需在航路所通过的沿海地区占据殖民地,以利于物资的转运即可^⑩。因此,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非但没有消灭马六甲苏丹政权,反而迫使其王室及马来流亡贵族向四方扩散,此种结果也助长了马来半岛甚至印尼各岛地区的伊斯兰化运动^⑪。结果,在17世纪末,伊斯兰教在大部分马来世界确立。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穆斯林比起其印度教同胞来说,反而在马来穆斯林港口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他们逐渐成为马来半(群)岛地区的唯一印度供货商。虽然如此,荷兰人并不视他们为宗教上的宿敌,他们仅把印度穆斯林当成其贸易上竞争对手^⑫。随着18世纪中叶荷兰人在马六甲堡垒的沦陷,荷兰人也成为

①(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王士录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②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1969, p.25.

③④(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第35页,第128~129页。

⑤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JMBRAS, XIII, p.45.

⑥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1969, p.28.

⑦Khoo Kay Kim, *Malay Attitudes towards Indians*. KSSandhu & A Mani (eds), *Indians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266.

⑧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JMBRAS, XIII, p.54-62.

⑨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1969, p.28 (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第101~102页;梁英明、梁志明等著:《东南亚近现代史》,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⑩⑪蔡源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化的历史根源》,http://www.islambook.net/.

⑫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1969, p.29.

继葡萄牙之后在马六甲的匆匆过客，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又乘机加强了他们在马六甲的地位。这时马来亚的印度教徒发现与更具优势的穆斯林同胞竞争是极度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已经涂上伊斯兰教光澤的马来港口与马来亚印度穆斯林的竞争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形势下，很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迫使马来亚印度教商人卖掉或者租出他们剩下的商船，以保存他们在陆地上的商业地位。

虽然葡、荷殖民时期印度穆斯林比印度教商人获得更多的机会，但马来亚和印度两地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动荡并没有给马来亚的印度穆斯林带来更多的利益^①。从17世纪开始，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与影响就开始每况愈下，最终是曾经盛极一时的莫卧儿王朝四分五裂，动荡的局势及各地滥发货币，印度商业活动发生信任危机，从而导致了商贸的衰退^②。这对印度人的海外商业活动是个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还是穆斯林商人，他们在马来亚的影响已经每况愈下，形势的发展对他们都不利。印度穆斯林似乎也演绎了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马来亚所经历的历史，他们在印度的影响力也已成行将枯竭。毫无疑问，曾经几度被印度人支配的马来亚海运，现在都已悉数落入欧洲的控制之下。欧洲人渐次将曾经是东西贸易的主要供货商——印度人及其他穿越孟加拉湾的商人成功排挤出了这个地区的商业舞台。规模小、管理落后的印度人商行与那些规模庞大、且掌握了丰富的资源，并实行了现代集权化管理的葡萄牙、荷兰及英国人的公司相比，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与之竞争。这预示不久之后，欧洲人在孟加拉湾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业中将拥有绝对的优势。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建立的贸易垄断，使马六甲的贸易主导权逐渐转至欧洲人之手，在马六甲的印度商人开始倍受打击^③，印度商人因而被邀往马来亚的其他贸易中心，如吉打、霹靂等地。但最终随着欧洲人在东南亚及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印度商人失去了他们对主要产品——香料及丝织品的垄断权，也失去了主要市场及货源。印度和马来亚相继被征服，特别是前者沦为西方殖民地，加速了印度人在东方海上事业的进一步衰落。印度人对马来亚的影响力又进一步下降，只有一些印度人在马来苏丹国的事务中还继续发挥影响力，直到他们陆续沦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④。此时，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影响力上，印度人作为一个整体在马来亚事务中都已

经无关紧要，直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才有所转变。但时过境迁，尽管那时的一些印度人也在马来亚获利匪浅，富甲一方，但再也不能在马来亚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因为英殖民统治下大规模涌入马来亚的印度人已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无论是从哪个层面来分析，这些印度人和他们的先辈已是不可相提并论了。

四

由于资料的匮乏，早期的印度人定居马来亚的情况至今难以考证。从17世纪开始，一些印度人开始在马来亚定居下来，试图以农业为生，似乎很不成功。究其原因，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农业生产。从事商贸，特别是对香料、胡椒、黄金、丝绸等日用品的买卖，这才是他们的专长^⑤。在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的相继统治下，印度人成为马六甲的永久居民。根据有关资料，至1641年底，马六甲就已有穆斯林印度人和印度教徒574人^⑥。印度教教徒在此依然秉承了他们的宗教传统，在18世纪，荷兰人甚至授予他们一块土地用以修建庙宇。而持续不断的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移民维系了泰米尔穆斯林的宗教认

①Bremmer,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1678, JMBRAS, 1927, p. 123.

②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1958, p. 66.

③例如，葡萄牙人的贸易垄断使马六甲港口受到回避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样的货物价值低的在这里因为所付关税反而价值高了。商人们就改道前往马来亚的柔佛和霹靂的河口以及苏门答腊的日里和亚充，而来自中国的帆船也不敢再在暹罗湾中的北大年以南冒险航行。当葡萄牙人跟踪追赶，把所有印度船舶全都烧毁并把所有企图从马六甲溜走的印度船员沦为奴隶时，这项强暴的措施由于进一步减少了港口的贸易而不得不被抛弃。参见（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第172页。而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其对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实行管制，不准印度穆斯林商人进入马来半岛港口。梁英明、梁志明等著：《东南亚近现代史》，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④Basset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1500~1815. G.W. Wang (ed), Malaysia: A survey. Singapore: 1964, p. 121~122.

⑤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P. 1969, p. 26.

⑥（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第228页。

同,此举通过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得到强化^①。

比马六甲的印度人定居稍晚,其他印度人开始定居在更北边的吉打。此地正好与檳榔屿遥遥相对。他们无一例外全是来自科罗曼德海岸的穆斯林朱利亚人。这些定居点大概始于18世纪,那时马六甲已封锁了与穆斯林的贸易。当莱佛士发现檳榔屿后,他们有一批人涌入檳榔屿。根据纪录,18世纪早期的檳榔屿和威尔士省有为数不少的朱利亚人定居,充当渔夫、小贩、农民^②。从檳榔到科罗曼德海岸港口都有定期的航运线路,朱利亚人就是这样不断来到檳榔屿。但他们大多数只是暂时的客居者,挣够生活所需后就带着积蓄返回印度。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定居在此并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到了19世纪末,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开始融入到当地马来社

会,产生了一个叫爪威北干人(Jawi Pekan)^③的混血社会群体。当大规模的印度劳工移民马来亚开始时,朱利亚人移民马来亚的浪潮就自然停止了。

总的说来,在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前,印度人对马来亚的影响深远,今天还能在马来半岛找到残存的痕迹。但在英国人殖民统治确立前,马来亚的印度人并不多见。由于人数少,在马来亚的印度人不得不操新居地的语言,他们中的大部分聚集在如今的马六甲州,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同化作用的结果,或许是英国殖民统治前马来亚印度人并不多见的缘由。今天马来西亚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完全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以劳工为主体的近代移民的后裔。

表1 马来语中的梵文借词(部分)

Abantara=abentara 传令官 Acar 甘酸味南洋食物 Acara 宗教礼仪 Adil 公道、正当 Agama 宗教、教派 Anda 麝香、麝香猫 Angkara=anggara 邪恶、暴行、狂暴、淫逸 Angsara=huruf 文字、字体 Anugerah 好意、恩赐 Bahtera=perahu 小舟、箱船 Bala 军士、陆军、平民、人民 Chempa=cempaka 木兰科黄花树 Dadeh=ladeh 凝固的牛乳产品 Daksina=selatan 南方 Dewata 神格、神性、神的本质 Dina 女神、小仙女、妖精	Endul=hindola 摇篮、摇床 Erti=arti=herti 意味、理解 Gada=gadah 棍棒、小旗、枪旗 Gadamala=lengkuas 一种香料植物 Gading=danta 象牙、象牙制品 Gahara=gehara 合法、正式 Gaharu=gahru=kayu gaharu 沉香木、制造香精的坚木 Gangsa=angsa 鹅 Genta=genta 钟 Gergaji=gaji-gaji=gaji 锯 Garuda=burung geroda 神鸟 Gnta=genta(hindi) 铃、呼铃 Gombala=genbala 牧羊者、畜牧 Guru=gulu 教师、传导师、教授者 Harta=herta 财产 Indera=indra 加在天神前面的名字	Jambu 南洋珍果 Jasa=bakti=setia 功名、功绩、恩泽 Jentera=jentra 车轮、纺织车、齿轮 Jiwa 生命、灵魂、精神、魂魄 Kanji 淀粉、糊、粥 Kerana 原因、因为 Keling=kalinga 南部印度人人种 Singghasana 王座、王位 Sri=Seri 幸运、成功、吉祥 Telaga 水井、池、湖水 Tembaga 青铜器、赤铜、黄铜 Utsaha 勤勉、尽力 Warna=urana=werna 优等、高级 Wasangka 疑惑、疑心 Warta=werta 新闻、报道、世评 Wira=perawira 英雄、勇士、伟人 Yogi 行者、苦行者
--	--	--

资料来源:武富正一著《马来语大词典》,旺文社发行,1946年,转自(马来西亚)周泽南《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之研究——单语政策与弱势语族诉求之冲突》,中国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44-45页。

表2 马来语中的印地文借词(部分)

Abaimana=apamanya 女性生殖器、肛门 Abilah 水痘 Afsun=fasuna=perona 魔法、妖术、魅力 Alpa=lepa=lupa 怠慢 Ana=rupee 货币单位 Angkara=anggara 邪恶、暴行、狂暴、淫逸 Anggor=anggur 葡萄树、葡萄 Antara 中间、间隙 Autah 虚言、夸言 Bahaduri 勇猛的、武士般的 Beristeri 婆罗门教僧侣	Beta 王自称、朕 Bichara=bicara 审议、诉讼 Bidadari 天人、神仙 Cuti=chuti 休假 Dadeh=ladeh 凝固的牛乳食品 Daerah 管辖区域 Dandi 小乐器 Dap 皮鼓 Dedak=busi 米糠 Dhobi=dobi 洗濯屋、洗濯工人 Dukan=dukkun 店铺、商馆、工场 Gelinggam 赤铅、铅丹	Gerahana=gerhana 月蚀 Guni=goni 装米谷类的黄麻袋 Guna 用途、价值 Hanuman 印度史诗的神猴 Jaga=jiaga 照顾、警戒、保护、注意 Jambu 南洋珍果 Jannah 天国、净土、极乐世界 Kota 堡垒、要塞 Kuli=bruruh 苦力、劳动者 Sri=seri 幸运、成功、吉祥 Suka=ria 欢喜、满足、狂喜
---	---	---

资料来源:武富正一著《马来语大词典》,旺文社发行,1946年,转自(马来西亚)周泽南《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之研究——单语政策与弱势语族诉求之冲突》,中国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45页。

①Arasaratnam Sinnappah,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Revised edition).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

②T.J.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ndon: 18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1, p.8.

③爪威北干人(Jawi Pekan),即印度人和马来人的混血后代。